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都是幻 第七回 寫真幻 活餓葦樓中藏美真

自古人生成一夢，誰人留得音容。長江流月去無蹤。潘安西子貌，魂斷已隨風。惟有畫圖人面在，他年還有相逢。須知圖畫也成空。圖畫人何處？人留話本中。——右調《臨江仙》

我看世間神奇巧妙，莫過於畫工。一張白紙上，提起一管筆來，把那天地間人物山川，風雲花鳥，千形萬態，俱從毫端上，一一的勾了出來。比如當初唐朝畫工，有兩個妙手。一個名喚韓乾，一個名喚周昉。一日，郭令公為女婿趙縱寫真，先令韓乾寫了一圖，後又令周昉也寫一圖。二人所描，形容逼肖，郭令公莫辨高低。令公之女說道：「二畫俱似，但前寫的不過描得趙郎的形貌，後寫的兼得趙郎性情笑語之姿。」我想一個活生生的人，描在一張呆呆的紙上，把這人的性情笑語，都宛宛寫了出來，你道奇也不奇。這算是平常的。後漢時，有一個畫工，名喚劉褒。他嘗畫一云漢圖，凡看見的人，都迫熱起來。

又嘗畫一北風圖，令看見的人，都寒起來。我想寒熱乃是天地陰陽之氣，為何一支空空的筆底，把那天地春夏秋冬，都輕輕移了轉來，你道奇也不奇。這還喚是平常的。吳道子嘗往一寺中訪僧，僧人不禮貌他，他就於寺中壁上畫驢子一頭。夜間那驢兒竟走落來，把僧家盡行踏破。僧人只得再三懇求，吳道子方才把畫驢塗壞，然後不走落來，你道奇也不奇。北齊朝畫工楊子華，畫馬於壁上，每日必蹄齧長鳴，要尋水草吃的一般。

唐朝寧王，乃唐明王之弟，在花萼樓上壁間，曾畫六馬袞塵圖。

唐明王最喜的是一匹玉面花驄，不料後來那玉面花驄，竟化馳而去，壁上止留五匹，你道奇也不奇。又有唐朝張僧繇，嘗於金陵安樂寺中壁上畫四條龍，只是不曾點睛。他每每對人說，若經一點眼睛，即飛去矣。人人都道他是妄言，他一日舉起筆來，把一條龍，竟點上了眼睛，只見一時之間，雷霆破壁，那一條龍竟飛騰去了。不點睛的，依然在於壁上。我想飛龍乃是天上的神物，雷霆乃是天上的怒氣，畫龍何以能飛，雷霆何以能響，你道奇也不奇。這也還不算為奇。當初唐朝元和初年，長安士人見古屏上所畫的美女，竟都走落屏來，在牀頭踏歌。

歌云：「長安女人踏春陽，無處春陽不斷腸；舞袖弓鞋渾忘卻，娥眉空帶九秋霜。」長安士人見了大驚，高聲叱之，忽然上屏。

我想屏上的畫女，為何會得下屏，又會得上屏，又會得踏歌，有歌聲，有歌詩，竟似活活的一般，你道奇也不奇。如今有一個新文，與那些所引的畫圖，彷彿不遠。且向明窗淨幾，從筆花底下，墨跡痕中，寫他出來。如歌如舞，正好聽好看哩。正是：

每將古硯拂塵忙，滴露濃磨墨放香。

寫出一場奇畫說，與君紙上聽笙簧。

傳說先朝正德年間，河南省城中，有一人姓池，名上錦，別字苑花。生得一貌堂堂，美如冠玉，風情態度，有仙家氣象。

奈何父母俱亡，家業一貧如洗。故此年近三十，尚未有妻。若論他的世籍，也是顯宦之家。他父親在日，名喚池篁，曾為吏部天官。只因此時八黨橫行，勢傾朝野，池篁撫疏切論，反被假旨矯誣，誣賊削籍，下在獄中，追贓變產。因贓不及全完，竟把池篁害了。家中產業，竟是一空，止留得三間小樓，聊且依棲。苑花既是天官公子，幼年自然延師讀書。及至長成之時，見父親以功名致歿，竟丟了舉業文章，單喜的是詩詞歌曲。初時還有兩個家人小使，只因饑寒難度，都散去了。如今便有了柴米，還要做灶州府的吹官，你道苦也不苦。可喜池篁遺下的畫圖甚多。一日到畫櫥中，盡數發將出來，展開看時，但見畫的有：

指日高升圖加冠進祿圖

丹鳳朝陽圖青麟望月圖

八仙慶壽圖五子登科圖

鶴舞喬鬆圖鹿鳴翠柏圖

這都是池篁當初做官時，同僚與屬官，祝他壽旦，慶他升官，賀他生子的。外有：

春日牡丹圖夏雨荷香圖

秋風桂子圖冬雪梅花圖

茂叔觀蓮圖淵明看菊圖

范蠡泛湖圖摩詰輞川圖

這都是池篁當時做官，覓名手畫的，上面俱有名筆標題。

外有十四幅美人圖，是：

西子浣紗圖王嬙和番圖

貴妃洗兒圖則天賞花圖

一女倚闌圖二女品簫圖

三女躡秋圖四女圍棋圖

五女打鶯圖六女撲蝶圖

七女踏歌圖八女奏樂圖

九女鬥花圖十女爭夫圖

這些也都是池篁的僚屬官員，覓名手畫了，送來承奉天官的。真個畫得標緻異常，也靈活不過了。池苑花且撇開了別畫，但把這十四幅美人圖，齊齊排列，一一仔細觀玩。玩《西子浣紗圖》，千岩競秀，萬壑爭流，但覺西子春風滿面，恍然如聞其水聲砧聲。玩《王嬙和番圖》，沙漠淒涼，馬行遲緩，但見王嬙顰眉蹙額，恍然如見其啼痕淚痕。玩《貴妃洗兒圖》，內中宮娥采女，環繞金盆，如見其與安祿山謔浪的一般。玩《則天賞花圖》，內中奇葩錦萼，相對樽筵，如聞其與薛敖曹笑語的一般。見一女倚闌，銜指對月，如懷想才郎的；見二女品簫，順氣入管，如振響林臯的；玩《三女躡秋圖》，但覺二女在架，就如蝴蝶一般，一女在架旁，拍手仰天，似乎兩稱其妙；玩《四女圍棋圖》，但覺二女下子，就如蜻蜓一般，二女在棋邊指東道西，宛然各護一家；玩《五女打鶯圖》，但見纖纖玉手，持竿仰面，斜觀楊柳枝頭，似乎恨其驚夢；玩《六女撲蝶圖》，但見輕輕羅扇，低逐高揚，頻向薔薇架上，宛然怪其穿花；玩《七女踏歌圖》，但覺弓鞋輕動，清音恍如入耳；玩《八女奏樂圖》，但見呂律齊鳴，和氣宛然醉心。玩《九女鬥花圖》，但覺玉手齊擎，競氣宛然在目；玩到《十女爭夫圖》，身子竟蹉倒在地，癡癡的呆想了一時。歎了一口長氣，忖道：「論起來，我也是天官的公子，便娶了天官的小姐，做了嬌妻，也是應該的。奈何處了這樣時勢，連這身子也是罪人之孥，還要防朝廷來計較。莫說道要如畫圖上這般美女，終身想不來，便要娶一個平常女子，又何時能想得來。」又歎一口長氣，低頭付了一回，不覺笑一笑：「何不如去學了畫工，習到精純，那天地間千山萬水，人世上的千形萬態，美女中千嬌百媚，都從我筆尖上描出來。那時莫說道是餬口有餘，即要輕動公侯，料也是不難的事體。」一面想，一面把《十女爭夫圖》竟掛在臥牀裡面，餘外把《西子浣紗》這四幅，掛在樓中上面，把《一女倚闌》這九幅掛在樓壁兩邊，隨即排了香案，把香爐燭台供奉了，掛了四掛，然後將餘外的畫圖拿了下來，鎖了門，走到一個相識的畫工鋪中，號景星雲，與他商量學畫之事，並要景星雲尋主顧，賣這些畫圖。一一在鋪中展開觀看，只見街坊上有一人經過，就躡進來，池苑花回頭看此人，但見他：

身上一般儒服，而豔麗驚人。容貌不似書生，而風流作態。面前罩一頂綠紗花傘，背後隨四個肥胖家人。

這人看見《指日高升圖》、《加冠進祿圖》、《丹鳳朝陽圖》、《青麟望月圖》就要買這四幅畫，問景星雲道：「這四幅畫，要銀多少？」池苑花接口道：「是小弟的畫，台兄若要買時，實價紋銀十兩。」那人就豎起眉毛，睜開兩眼，高聲道：

「不過是四幅畫圖，為何要我這許多銀子？我且問你，你這窮漢，此等台閣之圖，從何來的？豈不是一個賊子，盜取宦家的麼？家人們，可寫帖子起來，送到縣中去。」那池苑花向恐孽根未淨，原是躲在家中的。有時出來，也並不敢提一個池公子三字。如今景星雲見此人發怒，只得忙陪笑臉道：「這池相公，乃是當初池天官的公子。這畫圖，都是池天官遺傳。價銀任憑山老爺見賜他，也決不敢深論。」那人道：「原來是罪人之孽。」

竟喝叫四個家人，搶了這四幅畫，出門洋洋而去了。池苑花氣得目定口呆，半日說不出話來。門外有些朋友們看見，都走進來，多是認得苑花的，拱手道：「池兄，你見他來，就該把畫圖收拾了，為何得他看見。這人是山老虎，惡不可當的，你難道不知。」池苑花道：「此畫原是要賣，故此特來與景兄計議，不料遇著凶星。小弟向來避罪家門，那新時的風景，竟久不知了。」可幸那些朋友，都曉得這些畫是池老先生的遺留，乃忠賢之名跡，都來展看。有的道：「這春夏秋冬的四幅，待我買了，四兩銀罷。」有的道：「這觀蓮看菊的兩幅，待我賣了，二兩銀罷。」有的道：「這泛湖灞川的兩幅，待我買了，二兩銀罷。」池苑花道：「不敢深論，再求增些。」那些朋友也果然增了些。八幅畫，稱起十兩銀子。池苑花心中欣喜，竟都賣了，送別出門。只見又有一人走進門來，問景星雲道：

「定描得這四幅畫圖，可完了麼？」景星雲道：「其實來不及，還要幾日才完。」那人道：「活放屁，你好誤事。我們石相公還要拿去年伯們標題，也還要拿去袂袴鋪精裱，只是這幾日就要送山府了，你好個自在的性子。」景星雲低頭一想道：「有四幅現成古畫在此，是當初宦官們慶賀池天官的，如今工夫忙促，便描來也沒有他這樣好了，你可去與相公計議，可買了罷。」

隨即將《五子》、《喬鬆》、《翠柏》、《八仙》這四幅展開與那人看看，那人道：「此畫果好，待我與相公說了，待相公自來。」

那人去了，池苑花一一詳問，景星雲道：「方才這搶畫的，是兵部尚書山岩的公子，名喚山鳴遠。只因山岩近來拜江內相為乾爺，勢傾朝野，人人側目。公子恃勢橫行，故此人喚他是山老虎。他又虧父親之力，納粟奏名，新選了湖廣光化縣知縣。」

方才催畫的一家，乃是山尚書的女婿，石侍郎的公子，名喚石音和，是一個秀才，為人極忠厚的。是這些管家們，常要乘風放火，虧得石公子制服，到底還不敢放肆。明年新春正月十三，乃是山尚書的六十壽誕，故此山公子把《指日高升》、《加冠進祿圖》搶去，替父親光彩。石公子也要替丈人慶賀，故此屢來催畫。」池苑花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隨即把要投師學畫之事，與景星雲計議。星雲道：「只是池相公難好習此賤業，若果有心，在下無不領教。」只見石音和進店來問道：「畫在那裡？」景星雲忙忙展與他看，石音和玩了一時，稱賞道：「此畫果然不同，點綴八仙有變化出塵之局，而反以清描淡寫勝之。《五子登科》寫出白馬紅纓、連鑣並轡，洋洋得意。馬前如聞有喝道之聲。」

《仙鶴》、《仙鹿》二圖易於枯寂，如今畫得日月揚輝，雲霞繚繞，見之覺有暖氣氤然，可見是忠賢古蹟。價銀三兩一幅罷。」

隨即到拜匣中取出一封銀來，付與景星雲道：「前付定銀二兩，今又十兩，共成十二兩。」叫家人拿了畫，拱手出門，竟到襪袴鋪商量去了。池苑花道：「此人果然忠厚，既今景兄所收二兩，竟謝了景兄罷。」景星雲稱謝，池苑花作別出門，一路不勝欣喜。想道：「幾乎做了餓葷，不料今日僥倖，房中藏了許多美人，又賣了許多銀子，且歸家去飲酒高歌看美人圖歡樂罷了。」到了家門，開鎖進去。忽聽見簫鼓朗朗，送入耳中來。

恍然如白鶴山中，紫荊台上，仙人鐵笛，響振林谷的一般。